



独家专访

国漫新力量

9分钟短篇动画《界》揽获百万点击

导演朱晓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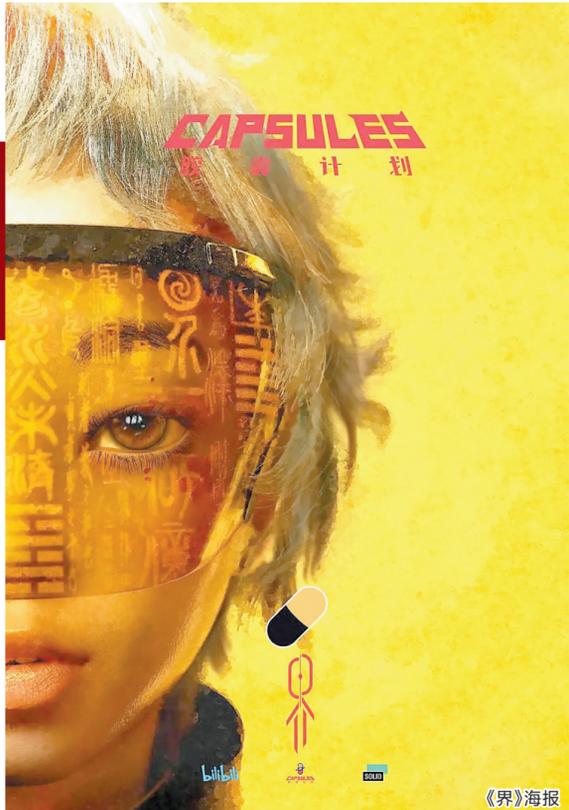
中国风科幻要有独立精神内涵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吴煜纯

一年前，因一次“不抱希望”的投稿，广东潮汕青年朱晓鹏以家乡非遗项目英歌舞为题材创作的一人手绘动画《英歌》先导片幸运入选B站“小宇宙”计划。尽管只有1分钟，但凭借创作者对家乡风物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英歌》小小出圈，超10万的点击量代表了网友的肯定，也让朱晓鹏增强了做原创动画的信心。

近日，朱晓鹏延续了与B站网友的缘分，由他和深圳Solid Studio团队耗时14个月创作的三维动画短片《界》，作为B站国创动画人扶持计划“寻光”下设子项目之一“胶囊计划”的应邀之作，将科幻与《易经》、活字印刷、中国古代哲学等传统文化元素做了深度融合，目前已揽获了超150万点击量。

就此，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朱晓鹏，听他讲述自己从《英歌》到《界》的成长，介绍《界》的幕后创作故事，并回应了网友们的反馈与解读。



《界》海报

有野心 “另辟蹊径，做更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片”

《界》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科幻”与“国风”的结合。不断闪现在女主角李未脑海中的《易经》卦象、围绕在李未身边的无人机“金吾”和系统“枢机”……片中传统文化的印记比比皆是。

朱晓鹏表示，作为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科幻题材动画，很容易走入与国外作品同质化的路径中，陷入相差无几的重复创作：“我们要做就做属于中国的科幻。”

羊城晚报：为何会有把科幻与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灵感？在你看来，二者有何相融相契的点？

朱晓鹏：国外做科幻作品更早、更成熟，我们想另辟蹊径，做能突出我们特色的科幻片。创作伊始，小组讨论时，团队主理人陈钻说了一句：“我们要做就做中国的科幻”，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再后来，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二者确实有很多共通共融的点。比如，《易经》中的六十四卦，采用的其实是二进制，与如今的计算机语言一致。

羊城晚报：要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中，你们做了哪些功课？是否担心误解或理解不够深刻，进而引发专业人士质疑或给网友带来误导？

朱晓鹏：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会有担心的，我们毕竟不是专家学者，所以会很小心地去多方考证，比如查阅资料、阅读专著、咨询专家等。不过，个人觉得，哪怕是真的错了，掀起批评或讨论了，让大家关注到传统文化的相关话题，那也是一件好事。

羊城晚报：除了视觉元素和画面符号，在精神内核上，《界》也是很中国的。

朱晓鹏：对，我觉得要做中国风科幻，不能只从视觉上融入，那样太表面了。我一直在思考怎么从故事内核上融入传统文化的哲思。我们在片中探讨了人工智能科技发展与人性的道德的关系，引入道家文化的思考再适合不过了，它提倡顺从自然，我们也抛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由其创造出的人工智能是否属于‘自然’？”

很值得

“动画的魅力在于天马行空地造梦”

《界》用9分钟的篇幅，以未来世界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人类对人工智能发起道德实验的故事，探讨“人工智能与人性道德边界何在”的议题。有了团队的加持，比起《英歌》先导片，《界》不管是故事的成熟程度还是制作精度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而这背后，是整整14个月的辛苦创作。

羊城晚报：相比于创作《英歌》时的单打独斗，与团队共同创作的《界》对你来说，是挑战更多还是机遇更多？

朱晓鹏：我觉得挑战更大了。单打独斗时，虽然个人的时间、精力、技能都很有限，但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界》以三维为主，我原先的工作经验偏向二维动画，导这条片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对三维

流程的熟悉程度太低，所以在团队协作、时间周期把控上都面临挑战。另外，我们的团队本身是主攻动态设计的，《界》这种故事片也是我们跨界第一次做，压力和工作量并存。

羊城晚报：《界》从酝酿构思到制作成片，一共花费了多长时间？

朱晓鹏：总共花了14个月。由于找到了合适的故事原著，一两周就确定了剧本。之后，就是细化脚本、做分镜，找概念艺术家一起做角色设定、场景设定。今年3月进入三维动画制作、渲染、合成等工作，特效部分则是从6月份开始全员熬了3个月时间赶出来的。

羊城晚报：做动画确实辛苦，作为创作者，你觉得动画的魅力在哪里？



女主角李未

《界》上线后，网友反馈热烈，各种剧情反转和留白，让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积极思考和解读短片中的内容细节。甚至还有网友专门推出了解读视频，让《界》享受到了以往爆款影视剧才拥有的待遇。对此，朱晓鹏表示：“我觉得一部作品就应该这样，不光是创作者赋予它一些意义，观众也可以赋予它一些意义。”

羊城晚报：《界》上线后，网友给出的反馈如你所愿吗？如何看待大家的解读和“脑洞”？

朱晓鹏：我们得到了各种反馈，有鼓励有批评，有各种中肯的建议，我们在很认真地去听、去消化。至于网友自我发挥的解说，也蛮有意思的。我的看法是：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就不再专属于创作者，它是属于观众的。所以创作者的观点我不会拿来当作一个标准答案，去左右观众们的各种解读。

盼交流

“创作者没有标准答案，观众能赋予作品含义”

羊城晚报：对于成片的最终效果，你有遗憾吗？

朱晓鹏：还有挺多遗憾的。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很多细节没做完美，节奏整体也急了点，该慢的地方没有慢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镜头表现上可以再丰富一点，视觉设定上也可以再飞扬一点，这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审美。不过，虽然有遗憾，但并不妨碍观众理解故事和角色。

羊城晚报：在之后的动画创作里，你会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种创作路径延续下去吗？

朱晓鹏：会的，我觉得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继续去挖掘的东西。如果是个人选择的话，当然是会想要多表现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毕竟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离我更近。我们团队也是一样，不会抗拒任何风格的创作，也会拓展不同类型的作品。

E-mail:hdzp@ycwb.com

贝雅特丽奇的偶然一瞥，让丁感到了“幸福的极限”，他觉得这一瞥是在向他示意，是向他射来爱之箭

巧遇与《神曲》

□徐志啸

他在他的画中再现历史，展现一生的感悟

画家沈嘉蔚访问记

□黄惟群 [澳大利亚]

大凡读过但丁《神曲》的读者都知道，《神曲》的主人公在整个诗篇中历经了三界：地狱、炼狱、天堂，其中，前二界陪同游历的向导是诗人维吉尔，而第三界天堂则由女子贝雅特丽奇做向导。但读者诸君可能不太知道，这第三界的向导贝雅特丽奇，实际上不仅充当了《神曲》中天堂界的向导，而且还是《神曲》的催生者——或者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贝雅特丽奇，就不会有《神曲》的问世；而没有了《神曲》，则我们今天恐怕也就不会知晓意大利会有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丁正是凭这部《神曲》，才成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

贝雅特丽奇是何人？她为啥会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

其实，贝雅特丽奇本人与但丁真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她根本不认识但丁，她只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贵族女子，而且，红颜薄命，35岁就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离奇，那么巧合——上帝偏偏安排但丁与贝雅特丽奇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有两次偶遇：第一次，两人都还只有9岁，但丁在街上偶然一瞥贝雅特丽奇，而贝雅特丽奇根本就没有看到但丁；第二次，九年后，两人都已十八岁，又一次偶遇，这次，两人目光对视了一阵子——也只是对视而已，没有发生任何事。对贝雅特丽奇而言，这二次偶遇就是过眼烟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但在但丁，第一次偶遇就在他的童心中泛起了涟漪，他自己说：“从那天起，爱情就占据了我的心”，“她永远是我心中光彩照人的女士”——看来，但丁是个早熟的男孩，对美丽的贝雅特丽奇一见钟情。第二次，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那时的贝雅特丽奇，已长成亭亭玉立的美貌女子，而但丁此时也是一位成熟的青年男子了，九年前埋藏在心底的情愫，加上此时的再惊鸿一瞥，更掀起了心底的惊涛骇浪。不过，当时陪着两位老夫人在街上散步的贝雅特丽奇，并没有搭理但丁，只是用目光礼貌地扫视了一下但丁，她压根不会有九年前曾在街上一瞥遇过这位男子的任何印象。

但在但丁那里，不得了，贝雅特丽奇的偶然一瞥，让但丁感到了“幸福的极限”，他觉得这一瞥是在向他示意，是向他射来爱之箭。从此，贝雅特丽奇的形象在但丁心中永远抹不去了，她在他

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至于多年以后，出于复杂的创作心态，但丁写下了诗篇《神曲》——它实际上是一部献给贝雅特丽奇的爱情长诗，尽管其中寄托了诗人对意大利教皇及其贵族恶党，抒发自己爱国爱乡之情和寻求理想境界的抱负和志向。

他在《新生》里写道：“当我失去灵魂的第一次愉悦时，悲伤深深刺痛了我，以至于我再找不到慰藉了。”这是得悉贝雅特丽奇不幸早逝的消息时，写下的真切感受。《新生》末尾，他又写道：“如果乐意给万物以生命的上帝再让我的生命持续几年，我希望能用以前从未用过的方式描写她。此后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进入天国去欣赏她的美，去写贝雅特丽奇。”正是因为这种动机的久埋心底，他才会

在创作酝酿多时的巨作《神曲》时，特别安排贝雅特丽奇作为全诗的核心人物——“天堂”篇的向导，引导主人公在天堂遨游，两人共同享受天堂的无尽幸福。

由但丁创作《神曲》，特别安排心中恋人贝雅特丽奇作为《天堂篇》的幸福向导，笔者想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国的传统诗学先有“言志”说，后有“缘情”说，诗歌创作为了“言志”，固然有道理，但在笔者看来，似乎“缘情”说更切合诗人的实际创作动机。这个“情”，可以是爱国爱民之情，可以是爱大自然之情，但更多也更自然的，大概应该是爱异性之情。

可以说，佛罗伦萨大街的两次巧遇，铸成了《神曲》，成就了一位世界级大诗人。

明近些年来的创作的作品，几乎包括了他全部的人生经历，从农村生活的童年，到参军后的成长，再到他转业后的工作经历等等，令我粗略一翻，便为之一震，细细读来，更是感触万千。

松明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的亲历者，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有不少的描写。“……我们42军所属部队是3月16日，从广西龙州方向入关的。为了欢迎子弟兵凯旋，广西边境人民群众在边境上扎好了彩门，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我看到乡亲们有的手中拿着香蕉、鸡蛋，有的手捧米酒，硬要往战士们的手里塞。看到这一幕幕，我和许多战友们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段描写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当时我正任龙州县师门附近的欢迎解放军归国的人群中。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雄赳赳，气昂昂”从我眼前经过的队列中的一员……

“平行”也是一种缘分！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雄赳赳，气昂昂”从我眼前经过的队列中的一员

“平行”的缘

□节延华

我和松明两人同在原广州军区部队服役几十年，可是，广州军区真是太大了，可谓千军万马，我们两个人只是万马千军中的普通一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两条互不挨边的涓涓细流而已，没有交叉，没有重叠。

当然，这样的“平行”也是一种缘分。

我比松明虚长几岁，他也比我晚入伍几年，但我参军后在他的家乡湖南工作了十三年。我虽然没有对他家乡的生活那么刻骨铭心，但十三年对我来说也不是白过的，特别是他具体的老家衡阳的衡南县，我也是非常熟悉的。十三年后我从部队基层调到了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以后再没有离开过，一直到退休。而松明什么时候调到原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我并不知，因为，在政治部我们俩干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他在政治部干部部，我却一直在文化部当文学创作员，干的活完全不搭界。虽然同在一栋大楼上班，可

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毕竟不同岗位，互不认识，没有交集，几乎名字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和松明第一次打交道是1997年年底，当时我陪羊城晚报社两位记者到广西边防采访部队排雷工作，最后一站是到位于北部湾的北海军分区。我们先到了北海军分区管辖下的涠洲岛海防团住了两天，然后回到北海市，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回广州。这时陪同我们的分区新闻干事小尹告诉我，最好回广州的时间推迟一天，因为他们分区政治部的唐主任，明天从外地出差回来，他指示说晚上要和你们广州来的同志见个面，吃顿饭。

第二天我们几个按约准时到了吃饭的地方，没进门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显得太年轻了，年轻得让我一眼看去，觉得他肩上的两杠四星的大校牌子是不是挂错了，军区部队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师职干部？见我们几个进来，他立马起身，一边满面春风地说道“欢迎欢迎”，一边和我们一一握手，热情得

如同久别重逢的好朋友。

没想到的是，我对他不熟悉，但他对我不陌生。据他自己介绍说，他下到北海军分区之前，曾在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科技干部处工作了十几年，而我们创作室的人就属于科技干部的序列。这么一说，他就是我们地地道道的顶头上司。作为分管的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了解，就不足为奇了。本来，像他这样的对我们的“命运、前程”起着十分关键作用的领导，虽然不必去特别地讨好，但表示一下亲近总还是必需的，可竟然连认识都不认识。饭桌上问起创作室这些兄弟，无一例外，他都如数家珍，谁出过什么书，谁画过什么名画，他都数得出来，令我十分感动。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他竟问到了我儿子。原来他的爱女和我儿子都在同一所中学就读，不在同一年级，可他了解得如此清楚。

在北海吃的这顿饭，确实是和松明的第一次交往，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依然没有联系，两人仍处在“平行”的状态，没有关注，更没有往来。

差不多五五年后，松明从北海转业回到广州。又过了若干年，我早已退休了，一天在军区大操场散步的时候，突然间碰到了他。这才知道，他不仅转业了，而且在广州电力企业工作了十几年，如今也退休了。

也正是在这许多次散步中，才有机会了解到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他的许多经历。他的老家在湖南乡下，我老家是河南农村，虽然地域不同，但是农村生活，却也是大同小异。特别是说话间流露出的对家乡那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片深情，令我不禁为之动容。一个农村小伙十八岁当兵到部队，成为一名普通战士干到军分区的师职，最后又到地方一个大集团公司当领导，确实是靠自己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没有一定的水平，那是难以想象的。

不久前，我有幸拜读了松



造景起幽 | 疏影如注 (绢本水印木刻) 顾亦鸣

这些年，沈嘉蔚的画，包括正在进行的四幅巨型画，主要是画历史、历史人物，他在他的画中再现历史，展现一生的感悟。

王兰的画室与嘉蔚的不同，干净、整齐。她的画，奇思异想，匠心独具。一同前往的汪爱华，就曾有个心愿，能进她的画室，看她画画，并临摹她的画。王兰的性格也与嘉蔚不同，语言生动、幽默，实实在在，饭桌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很早就已成名，自己却似乎不知。她是个家务料理好手，还会种菜，一小块地上，竟能种出三十多个大冬瓜。

饭后，参观了他们的新居。三层楼的房子，专业设计师所设计，别致、独特、大气。室内装有电梯，想是为了腿脚不便的那一天使用。房子临海，面向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看过去的第一感觉——壮阔，非常强烈，一如沈嘉蔚的画。